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咖啡馆(三)

文/程乃珊

上海人挥之不去的咖啡情结

对大部分老上海人来讲,除了谈情说爱或者商讨点事体再去咖啡馆以外,一般性来讲,大家还是欢喜躲辣屋里向吃咖啡,又经济又写意。从前上海有句称赞家主婆能干个闲话:“我太太烧得一手好菜。”

讲到咖啡壶真是花头经杂多。但我还是最喜欢传统个、壶盖浪戴辣玻璃球个老式咖啡壶。常庄听年轻人抱怨,一天勿吃杯咖啡魂灵头就回勿转。我想对伊拉小青年讲,磨个只能算无病呻吟,根本勿能算咖啡瘾。对伊拉来讲,咖啡只是显示生活质量个标签。真正个咖啡瘾发作起来,根本勿是魂灵头回勿回来个问题,而是像鸦片瘾头发作一样,

总会千方百计、勿惜代价。听老人讲,上海沦陷后,与外界运输中断,市面浪再也无咖啡进口,全靠战前囤积个余库度日,所以上海咖啡馆仍日开得闹闹猛猛。当然一部分是靠黑市进货,据讲伊掌握辣犹太人手里,也有勿少是用炒焦个大麦代替。咖啡老枪们心里明白,有勿有咖啡已勿是忒要紧,要紧个是吃咖啡个整个过程、氛围搭仔心理。与醉翁之意勿在酒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“文革”中,原大中华橡胶厂老板全家扫地出门,住辣辣我屋里附近个一只汽车间里,全家靠一人一月十八块生活费过日子,每逢从伊拉汽车间里飘出咖啡香,就晓得是伊拉领生活费个日脚。伊拉拿到生活费,勿是先去买米,而是先去买咖啡。我先生个外公——上海出名个绿房子个主人吴同文,“文革”中搭姨太太双双携手共赴黄泉,也选择了咖啡——用咖啡(姨太太是公认个烧咖啡个好手)送服安眠药。一壶又香又浓滚烫个咖啡,是伊拉对人生最后个一点留恋。“文革”中我屋里当然也勿能幸免,但饭后咖啡还是勿断。咖啡壶拨拉伊拉抄脱了,婆婆就用纱布做了一只袋袋,拿捉碎个咖啡揀辣袋里,乃未放入牛奶锅里烧,一样香浓。因为咖啡杯也抄脱了,就倒辣碗碗里吃。我先生还开玩笑,选个勿像辣辣吃咖啡,赛过像辣辣喝个,真叫是苦中作乐,苦中有甜。阿拉个宗旨是,明朝个事体明朝再讲,今朝该哪能过还是应该哪能过。比如每日合家吃饭后能够围桌吃一杯咖啡,已是不幸中个大幸!

我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出身个姑父,是译文出版社个法文翻译,即使“文革”中,伊吃咖啡还一定要坚持一套程序,也就是讲要有一套吃咖啡个腔调。哪怕杯盘勿成套,伊也要坚持杯是杯、碟是碟、糖罐是糖罐。杯子先要用滚水烫过以后保证热咖啡注入后勿会降低温度。喝咖啡一定要伴以炼乳搭方糖,即使后来有了咖啡伴侣了,伊还是坚持用炼乳,以保证口感香醇。曾问过为啥要用方糖,伊讲选个是规矩,既没啥个“为什么”。有人觉得喝咖啡何必个繁琐,姑父就会讲,做人就是个个烦字,否则有啥意思。现在有了一定人生经验,想想磨个闲话充满哲理。人生享受个勿是一个结果,而是一个过程。喝咖啡也体现了同样个道理。

现在生活节奏繁忙,闲时勿多,大家拿了个大马克杯,稀里糊涂个拿咖啡送下肚皮,啥地方还谈得上品个搭回味?还有咖啡机,丑几几硬币下去,咖啡就哗哗个出来了,赛过百货公司里同一款式个批量服装,觉着既没特别个个性搭口味了。

点击新民网学讲上海话

想想想学上海话?请登录新民网上海闲话专题(http://shxh.xinmin.cn/)。本版各栏目文章可点击播放有声沪语,请大家一起感受上海闲话。

亦君画



削刀磨剪刀

文/简平

“削刀磨剪刀!”选个是我小辰光听到最多个吆喝之一。随了一声声吆喝,可以看见磨刀师傅辣辣里弄、新村里向穿来穿去个身影。常常到阿拉磨搭来个一位磨刀师傅,一年四季穿一件同样个外套,老老厚,还有交关补丁,已经汰得发白,隐隐叫露出老底子个蓝颜色。伊还一副同样个袖套【护袖】一年四季戴辣辣,磨袖套倒是蓝得发黑,蓝得发亮。有一日,我远远叫仔细瞄了一眼,原来上头个油腻疙瘩。磨刀师傅一只眼睛是坏脱个,但伊勿戴啥个墨镜,白白个眼乌珠有眼吓人。阿拉老老小小私底下叫伊“独眼龙”,其实,伊是听见个,但伊一点也勿在乎。

选位磨刀师傅让我看到了顶顶正宗个磨刀人个腔势。伊拿一条长凳扛辣辣,两只分开个凳脚,辣辣一前一后,当中是空辣辣个,凳脚勿是简单个两根木棒,当中有交关木条横里向撑辣辣。来了顾客,伊便放下凳子,一头着地,一头顶牢肚皮。开始磨刀之前,伊总习惯性个往两只手里各吐一口唾口水,“呸呸”两声还叫得来得响。乃末,勿管是磨菜刀,还是磨剪刀,伊伊先要摆辣辣好个眼睛前看脱一眼,嘴巴里勿晓得讲点啥物事,像是念经一样。接下去,就朝磨刀砖浪豁上一点水,也就正式开工了。好白相个是,选个盛水个勿是面盆,也勿是水桶,而是一只小饭锅子,听伊讲,还要用来烧饭吃个。

每当听到“削刀磨剪刀!”吆喝个辰光,我总归起劲得勿得了,马上开始搜罗屋里向的菜刀搭之剪刀。我爷娘看到后,冲我乱叫:“刚刚磨过,还既没钝脱辣辣!”我一面叫“钝脱了钝脱了”,一面飞奔到楼底下去。其实,我之所以介起劲,跟屋里向个菜刀搭之剪刀钝勿钝脱一点既没关系,我只是想去看磨刀师傅一直带辣辣身浪向个磨本书。既没顾客个辰光,磨刀师傅伊辣辣看书,热天辣辣树荫里看,冷天辣辣阳光下看。我老想晓得磨到底是本啥个书,哪能会得永远也看勿厌个呢?后来,我晓得了,磨本已拨拉伊翻得破破烂烂个书叫《说唐演义全传》。有一日,我搭

磨刀师傅讲,依磨刀个辰光,可以拿磨本书拨我看哦?伊一口答应了。果然,磨本书老吸引个,拿起来就勿想放下来了,乃未我就成了选位磨刀师傅最为忠实个顾客。伊有辰光勿肯收我钞票,我想,伊是勿是发现了个我拿来个磨些菜刀搭之剪刀,其实真的根本就勿需要磨个呢。

但是,自我小学毕业,离开屋里向去读寄宿制中学后,我就再也既没看见过伊了。以后,连“削刀磨剪刀!”个吆喝声辣辣里弄向也老少听到了,当然,也极少再看见磨刀人个身影了。我以为磨一行当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勿会再有传承了。既没想到,前几日,我辣辣小区门口又看见了一位磨刀师傅。伊同样穿着汰得发白个外套,同样戴了一副蓝得发亮个袖套。只是伊个磨刀凳子交了关,勿用长方形个磨刀砖,改用圆状个磨刀砂轮了。磨刀前,伊既勿吐唾口水,也勿拿菜刀搭之剪刀摆辣辣眼前先看;磨刀个辰光,也勿再拿凳子个一头紧紧抵牢肚皮。伊也既没拿啥个书带辣辣身浪向了。最最勿一样个是,伊竟然勿再吆喝“削刀磨剪刀!”了。

因为好奇,也因为一份情结,我还是请伊帮我磨一把剪刀。我老想跟伊茄茄山河。只看伊飞快个辣辣磨剪刀,一歇歇就磨好了。勿过,伊倒是讲拨我听,伊来自江苏,今年56岁了,子女伊已经是成家个个小囡。我问伊,依为啥还要出来做选个生活呢?伊讲,儿子搭仔女儿常常问伊要钞票。我讲,依哪能勿吆喝呢,老早个磨刀师傅伊吆喝“削刀磨剪刀!”个。伊听了,摇摇头讲,伊勿会。我心里蛮有点失望个。我又问,勿吆喝,磨生意还会得好啊?伊眯起眼睛辣辣讲:“依一定猜勿出来我可以赚多少钞票!勿少个!”还没等我猜,伊自家已经伸出四根手指拇头:“勿少于四千!”乃末,伊急急催我,快点去拿依屋里向个菜刀也来磨一磨。我问伊,依刚刚帮我磨个剪刀收我多少钞票啊?伊用两只眼睛掂量掂量我,乃末勿动声色个报出了价:“八块!”

沪语讲堂

“磨个”的写法和用法——上海话正字谈之三

文/钱乃荣

上海话指人指物,“磨个、选个”用作近指,如同普通话“这个”,“埃个、伊个”是远指,如同普通话“那个”。“选个”、“伊个”在老派上海话中用,“磨个、埃个”多在中青年中使用,老年人中有时也会说出“磨个”、“埃个”来。

这类指示词在吴语各地都有不同的读法,就是一个地方,如松江的各镇乡,也说法不同。至于它的用字,吴语中通常是用本方言的同音字来记其真实的发音的。如果用“本字”来写,由于历史上的音变,反而不能用现在的读音说准这些词。如“选个【dhikghek】”再早点是读“第个【dhighek】”,现在在上海方言区的郊区还有这样发老的音。“选个”的“选”在过去的沪剧(本滩)说明书中有写“狄、叠、迪”的,但大多数写“迭”,西方传教士的大量上海话著作中都写“迭”,当时这样定字也是请教过上海本地有关专家的,所以我们确定标准写法为“迭”。“伊个”的“伊”从未有别的写法。

“磨个【ghekhek】”(老派上海话读音)的“磨”是如何确定的呢?为什么不写为“格”?过去许多苏州话文献上有写“格个”的,但“格”的发音为【gak】,与上海话的读音【ghek】不同,“格”是清声母,上海话的“磨【ghek】”是浊声母【gh】,而且主元音也不同,仅发入声短促音(标志k),是相同的。我们听到上世纪30年代夏荷生的弹词唱片里,苏州话是读“格”的,但是现今的苏州话也读“磨个”了,所以我们看到苏州语音学家现在编的《苏州方言词典》、《苏州方言研究》等中也写成“磨个”。

“磨”字是怎样确定的呢?“磨”的来源应是“个”,(这个本字考证以后谈)上海话中“个”字用“磨”字来代写,起始于吴语权威赵元任1928年的经典著作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。在上海话中【ghek】这个音只有“个”、“磨”两个字这样读,如写成本字“个”,则“个个”易与作“每一个”解的“个个”相混淆,这么常用的词,不好老是发生语义混淆。传教士是写“箇个”的,一方面“箇”许多人认识读不出音,更因为“箇”作为“个”的异体字被取消了,在报刊上,你如写“箇”便会转成“个”。所以,使用指示词“磨个”的上海和苏州一起确定写为“磨个”。

上海话中的“磨个”,不但指近,还可用作“定指”。所谓“定指”,是指对话双方彼此在前面提到个、都知道的、或指点着的那个对象,所指不论远近,都叫定指。普通话中说“‘文革’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。”翻成上海话,是“‘文革’磨个辰光依还没养出来。”普通话讲“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件买卖现在怎么样啦?(远指用法)”,翻译成上海话,就是“上次阿拉谈到个磨个生意现在哪能啦?(定指用法)”如用“埃个生意”来译,反而不自然。

再举个例子,1900年出版个《官话指南》上一句话:“您听着这房钱仿佛是太多。您不知道那房子可是顶好。院子又大。地势又好。”1908年传教士把那本书译成很地道的上海话,那句话(磨个闲话)是那样(阿能)译个:“听见个磨个房钱,像煞伊忒多,阿晓得,箇座房子,是顶好个,园地末大。地势末好。”因为“那房子”在前面已经提到了。

上海话指示词用法跟法语比较接近,而跟英语【this】【that】的用法不一样,与普通话也不尽相同,所以有些读者来稿,受普通话影响,把文章前面说到的时候或那时的事,像普通话“那个时候”那样写成“伊个辰光”或“埃个辰光”,我们就把它改为“磨个辰光”比较自然。

AM1197 FM97.2

听“阿富根”讲“上海闲话”

每个礼拜四上半日10点钟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AM1197/FM97.2 播出个上海话节目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,将用上海话播读今朝“上海闲话”版面刊登个各栏目文章,敬请收听。

弄堂茄山河